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女娲山》第二十四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楚风

[单位]

[摘要] 张玉社把王记者带回到寨里后，安排在靠山寨北角的一个小卧室里。他提前把放合欢床的大卧室封了起来，在门上挂了块“仓库重地”的牌子。他的小卧室干净整齐朴实无华，室内放满了大型工具书。西边墙上挂着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图，北边墙上挂着《蒙娜丽莎》像，靠南边的墙上挂着省里最有名的书法家题写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条幅。

[关键词] 《女娲山》;第二十四章

张玉社把王记者带回到寨里后，安排在靠山寨北角的一个小卧室里。他提前把放合欢床的大卧室封了起来，在门上挂了块“仓库重地”的牌子。他的小卧室干净整齐朴实无华，室内放满了大型工具书。西边墙上挂着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图，北边墙上挂着《蒙娜丽莎》像，靠南边的墙上挂着省里最有名的书法家题写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条幅。王记者到山寨后才知道救她的正是张玉社。“张玉社不像是一位企业家，干脆是骑士加绅士，他的卧室完全是一位大学者的卧室。”王记者暗想。张玉社亲自护理着王记者，并给她送药，买内衣，在王记者身边整整守候了两天两夜。他见她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后，才离开她住的房间。每到打针或吃药时，他总要过来看看。王记者能走动后，他便领着她到寨子里转，到电视转播室、微机室、总机室去参观。王记者见到的女工作人员都是按牛点子的主意，刚换上的专门挑选的一个比一个丑的女子，见了张玉社目不斜视。王记者开始对社会上的传言产生了怀疑。她想，张玉社这个人不像社会上流传的那样，他从救我护理我整整一星期时间里，没有发觉他有丝毫的不轨行为。他一天到晚在忙于处理公司业务，不停地接着全国各地打来的业务电话，频频地在各种文件、合同上签字。那些要求他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或贫困地区打来的电话，他能给予帮助的都尽可能给，不能提供帮助的，便非常温和地向对方解释，以求得对方的谅解。王记者还听到张玉社对那些主动打来电话来要求和他交往的女子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让她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每句话都说得入情入理，十分感人。她因此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提出教她学骑马，陪她在山寨里转悠，这时她好像有许多话要对他讲，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她感觉到自己在心里不知不觉地对这位英俊潇洒的男子汉产生了爱慕之情。“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王记者对自己说，“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夜里张玉社在城堡前面的草坪上，为庆贺王记者此行有惊无险举行了露天舞会。王记者为那高山上的夜空，那城堡的圆顶，那山寨外边的高山，那森林里散发出的清香，那草丛中传出的秋虫的叫声和月光下张玉社那方正的脸庞所陶醉。她有意把身体往张玉社身体上靠着进行试探，她每靠一次，张玉社便默默地把身体移开。她拉着他的手跳舞时，有意识地偶尔用力捏一下他的手，作着某种挑逗性的暗示，而张玉社却木头人似的毫无反应。她扶着他肩膀的左手故意用力把他朝自己身边拉，他却用力保持着距离。她暗想，天哪，我真没遇到过这么正派的人，如果他不是阴阳人，肯定是个白痴！她在心里问道：“莫非是他看不上我？”晚上她一个人睡在床上生闷气，一方面骂张玉社是个不懂爱情的土包子，一方面恨自己缺乏女人的魅力。第二天，王记者咬咬牙，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霸王寨。她自作多情地想用离开来唤起张玉社对她的重视。张玉社骑着马一直把她送到独木桥边，并扶着她过了桥，两人才分手。王记者分手时差一点哭了出来。她走了十几远步又回过头来说道：“张总，我还会来看你的。”说罢她红着脸，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张玉社回到霸王寨后赞扬牛点子道：“老同学，真不愧为牛金星的后代，点子还真管用。”“惭愧，惭愧！比起我们老祖先差得太远了。”王记者回到省里，内心的激动还没有消失，她趁热打铁，把她到霸王寨落水被救和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登在报上。一时间，张玉社成了英雄，成了慈善家，成了坐怀不乱的大丈夫。“老同学，真如你所说的，不但无所失，而且还有所得。”张玉社高兴地对牛点子说。他不知道王记者掉到河里，是因为牛点子提前去把桥中间那根木头上的固定螺丝取了。“王记者写这篇文章未必是件好事。”牛点子心事重重地说。“为什么？”“过去攻击你的言论多，人们反而同情你，现在突然有人公开站出来把你写成一朵花，并且又是个女记者，这免不了招惹新的麻烦。这年头那些到处找米下锅的无聊记者，最喜欢唱反调故意来找麻烦，他们有的好出风头，有的想敲你的竹杠。”“不会有那么严重吧？”“反正这段时间还是要小心为好。省城那个开车肇事的公安局长，还不是因为他过去打记者，后来因交通肇事致死卜命案被记者在全国大小报纸上一齐鼓噪，到底把他的命给踩

噪丢了。”“好，听你的便是。”张玉社听了牛点子的话心里还真有点害怕。果不出牛点子所料，十来天后，省电视台来了两个记者。牛点子打听清是两个男记者后，要求张玉社和那些丑陋的女工作人员都换上普通工作服，并让人把张玉社的合欢床拆掉抬到山寨北边山沟里藏了起来，把他的大卧室改成了小会议室。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牛点子让张玉社再准备两个担架。张玉社听说让他准备担架抬人，担心地对牛点子说：“我的大律师，你可千万别弄出人命来！”“你尽管放一百条心，我是干啥吃的？”电视台的两个记者从报社王记者的文章推测出，那独木桥过不得，找到一个当地农民引路，绕到河下游十几里的地方，从一座吊桥上过了河，然后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朝霸王寨走来。快到山寨南门时，要爬几十米高陡峭的山坡。一个记者空手在前边攀登，攀上去后再用绳系着后边那个人的腰往上拉。后边的人一手提着摄像机，一手抓着凸出地面的石头往上爬。眼看快爬到南寨门跟了，突然前边那个记者把一块石头蹬掉，大叫一声从山上滚了下去，撞在后边那个人身上，两个人一齐从山上滚到沟底，人摔伤了，摄像机也摔烂了。两个记者拼命叫喊起来。牛点子派两个保安下山一看，赶紧叫喊着让寨里人拿担架下来抬伤员。张玉社亲自扛着担架跑步下来和保安们一起把两个记者抬到山寨里医治。两个记者住了几天，通过察言观色和私访，发现张玉社确如王记者文中所写的那样，正派、谦恭、朴素，勤奋好学。社会上传言他身边美女如云，完全是不实之词，他身边的女人一个比一个丑。于是两个记者便和张玉社称兄道弟起来。两个电视台记者临走时，张玉社按照牛点子谋划的，给他们每人送了份不轻不重的土特产，以免他们回去说收买他们。两记者回去后，虽没有写什么颂扬张玉社的文章，但两张嘴却说了张玉社不少好话。省电视台的记者走后一个月左右，张玉社的一个要好朋友，是地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打电话告诉张玉社，最近反贪局可能要去两个人，要他提前有个思想准备。地区反贪局刚上任的反贪污贿赂科的科长是省检察院主抓反贪工作的周检察长的儿子。有关张玉社行贿问题的告状信早在两年前就雪片般地在省地两级检察机关飞来飞去。地区检察院早就有人提议派人去查一查，只是检察长不发话没人敢行动。小周在省院实习期间就听到省反贪局的人们对张玉社的事议论纷纷，他当时就想，如果有朝一日分到豫南地区检察院工作的话，首先就要去查查张玉社的问题。谁知他正巧分到了地区检察院，并且正巧又是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刚一走马上任他便了解张玉社的情况，并查阅了有关告张玉社的信件，然后给检察长打了报告，要求立案调查张玉社的问题。检察长当然不敢拦小周的马，批准了他的要求。这天小周便带着他的助手出发了。小周刚出地区检察院的大门，便有人打电话告诉了张玉社。他立即和牛点子商量化解方案。“看来姓周的来头不小。”张玉社皱着眉头说。“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我一个指头能把他弹下去。”牛点子冷笑着。“他可不像那些记者恁好打发。”“我是反危机专家你怕什么？这次还要让他变废为宝。”牛点子仰着干瘦的刮骨脸说，“你只管照我的安排去做，定让他充爷爷而来，变孙子而归。”小周既没有顺着报社王记者来的路上走，也没有顺着电视台两个记者走的路上走。而是绕到北山一个乡里后，又顺着霸王寨北边的山路先登到寨子东北角上的一座高山顶上，从那里观察了寨子里边的动静，记者连续在霸王寨落马的事，已提醒了小周和他的助手。虽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张玉社做了手脚，但职业习惯告诉他们这里面肯定有原因。小周和助手在暗处观察了一番后，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便沿着霸王寨北门的小路朝寨子走。当他们走到离寨子北门还有七八十米远的地方，小周被一根藤条绊了个嘴啃泥。藤条的响动惊动了路边上的一窝野蜂，上千只蚕豆大的野蜂一齐朝小周飞来，他的头上脸上手上爬了几十只野蜂。他用手在头上脸上乱打，但无济于事，几分钟后，他那清瘦的方脸便肿成了南瓜形的圆脸。手脖子肿得比小腿还粗。他疼得倒在地上乱打滚。他的助手把上衣包在头上用树枝把野蜂赶走，顺着藤条寻去，没有发现人为的痕迹。再看蜂窝，也未见可疑之处，他便扯着嗓子呼救起来。张玉社和牛点子带着几个保安人员扛着担架打开北寨门飞快朝山上跑去。他亲自把小周抬回寨子里治疗，并安排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护理小周。五天以后，小周面部和手部已经消肿。这期间由于那个漂亮的姑娘无微不至的关心，使小周非常感激。第七天夜里张玉社为小周举行了一场宴会，席间那姑娘不住地给小周敬酒，结果多喝了几杯。后半夜小周不知怎的却睡在了那姑娘的床上。那姑娘的裤头也被撕烂了。“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强暴我啦！”那姑娘一边呼救，一边把头往墙上碰。四五个保安人员立即破门而入，张玉社闻讯也披上衣服赶到现场。他喝退保安，让那姑娘讲了事情的经过。“他强暴我了，让我的男朋友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再娶我了，我是不活了。”那姑娘继续哭着把头往墙上撞。小周的酒劲已过，他赤身裸体，感到无地自容，但又不能自圆其说。他的助手站在边上不知所措。张玉社小声安慰姑娘道：“算了吧，都是年轻人，何必呢。小周喝多了点，你别太计较了。”“酒后强暴罪加一等。”那姑娘哭得更厉害。张玉社对那姑娘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一定满足你。”“我只要还我这处女身子，没有别的要求。”她说着眼又要往墙上撞。张玉社上去拉住姑娘的手劝道：“别太死心眼儿，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商量个解决办法。”“我要告，我要告！”那姑娘哭声越来越大。“都是自己人，事情怎么能那样办。我提个解决办法你看行不行？”张玉社问道。那姑娘停止哭叫，听张玉社说解决办法。“我和小周的父亲是好朋友，”张玉社说，“我赔你三万元钱，这事不再提，你看怎么样？”那姑娘从指头缝里偷偷看了看小周的表情。突然又大哭起来：“一百万也不能买回我的处女身子。”她边哭边蹬着双脚，把床上的被子都蹬掉了到床脚。“行了，就这样吧，明天上午，我付给

五万元的青春补偿费，这事一巴掌拍消不再提了。”张玉社说着拉起小周来到自己的房间，又打电话安排了两个女工作人员去看护那姑娘。屋里只剩下小周和张玉社两个人时，小周哭丧着脸说：“她陷害我。”张玉社小声而真诚的说道：“看你娃子，啥陷害不陷害、说出去多难听，其实啥事都没发生，记住。一切由张叔负责处理。”第二天天不亮，小周便带着助手离开了霸王寨，张玉社和牛点子用两匹马一直把他们送过丹河才分手。在返回霸王寨的路上张玉社称赞牛点子说：“老同学，你真是比得上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了。”“过奖了。”牛点子嘴里谦虚，心里却美滋滋地。几场危机渡过之后，张玉社认为自己已成为太上老君炉里出来的孙悟空，成了铜头铁身，刀枪不入了。于是张玉社又开始沉在女色之中。身边这些姑娘们虽然一个个年轻貌美，但却大都是平民出身，对他的吸引力是有限的。这时候他又想到了唐若冰。唐若冰的气质风度和她诱人的家庭背景都对张玉社这个农民出身的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神秘感。他想，我身边的这些女人们不过都是些普通的野花野草而已，唐若冰才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她那美丽而充满智慧的眼神，标准的普通话，甜蜜柔软的声音，迷人的微笑，那一眨眼，一皱眉，都是那样地使张玉社神魂颠倒。他认为自己过去占有的女人最高级的不过是桃子而已，更多的是些南瓜、葫芦、茄子、杏之类的低档水果。而唐若冰则是荔枝，芒果一类的贵重果品。夜里他一个人顺着寨墙边上散步，望着空中的明月，月下流动的白云和山寨北边上那隐约可辨的松树，以及紧靠着寨墙外边那棵高大松树顶上站着的白鹤，这一切增加了他对唐若冰的思念之情。他感激唐若冰帮助他由一个普通的人一跃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的整个心已被她占据。他坚信她总有一天会爱上他。他相信自己的才华，相信自己健壮的体魄和俊美的容貌，更相信自己的运气。张玉社快步走进他的卧室，迅速拨通了唐若冰的电话。双方在电话中约定，一星期后她起程来陕北。“好，压寨夫人快到了！”张玉社放下话筒高兴地说。第二天张玉社开始为唐若冰收拾房间。他按照唐若冰喜爱蓝色的性格，把她的房间布置成从深蓝到浅蓝十几个不同层次的色调。浅蓝色的窗帘，深蓝色的墙壁，天蓝色的被单……卧室里放了两盆君子兰。当唐若冰乘坐的飞机降落到豫南机场时，张玉社的奔驰车早已等候在机场出口处。他正坐在车里翘首以待。张玉社和唐若冰握手时，第一次大胆地有意识用力握疼了她的手。她心里很不高兴，但却没表露出来。她在和张玉社交往的几年中，对张玉社的印象是他这个人勤奋进取精明能干。不好的印象则是他那双见了女人就要燃烧的眼，以及乡下富人特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土豪劣绅习气。但她从内心铭记着，张玉社慷慨挽救了母亲的生命，感激他这几年和她联手合作的一笔笔大生意，并且信守诺言为她提供了滚滚的财源。可她毕竟是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取得过文学硕士学位。她觉得除了在生意上和张玉社有共同点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例如在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方面根本无从谈起。她知道就是谈起来张玉社也听不懂。他只懂得金钱能买到一切，爱情就是两性关系。她经常对自己说：“可惜他和我不在一个层面上，如电视机不在一个频道一样，如果在一个层面上，也许……”张玉社经常向唐若冰描绘陕北的风光，如女娲山上的七彩石，霸王寨里的古城堡，老界岭上的原始森林、大峡谷，黄花漫上的瀑布，丹阳山上的恐龙蛋化石群，丹河岸边的跑马场等。这一切都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成了张玉社身上的光环，为他增添了浓重的神秘色彩。第一天夜里张玉社倒还算规矩，他把唐若冰安排到事先为她布置的房间后便回自己的卧室了。她一看张玉社精心为她布置的蓝色房间，一方面从心里感谢他那份诚意，一方面却增加了她的防范意识。第二天上午，张玉社在独木桥边的树林外教唐若冰学骑马时，装作失手抱住了她的乳，她马上作出了反应，当时跳下马不再学了，弄得张玉社十分难堪。晚上在城堡后边的草地上散步时，张玉社显得十分亲近，并极力把谈话的内容向男女间的事情上引。她为了打消他的不轨念头，当着他的面用手机和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男朋友通了电话。张玉社似乎看出了她的意图，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的语言和举止比先前有了分寸。唐若冰从张玉社身上再次认识到一个道理，知识和单纯之间产生爱情，但决不会和庸俗发生共振。她发现张玉社除了炫耀他的财产外，便是宣扬他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在张玉社看来，所谓奋斗就是挣钱，挣钱的目的就是享受。男人最大的享受是找女人，女人最大的享受是找男人。除了这些以外，来自其他方面的享受都缺乏刺激性，都不能使人真正感受到活着的意义。这些论点真是叫她啼笑皆非。“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唐若冰在心里骂道。张玉社也在心里骂她：“你装什么正经，你跑几千里来找我，不就是想和我谈情说爱的？男女之间友好的目的除了谈情说爱，还能有啥别的意思？”他想，我不能和她一样假装正派，女人就是需要男人主动，谁听说过女人主动和男人干那种事？这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如果再不主动，她会骂我胆小鬼，轻视我有贼心没贼胆。他也曾想到过，这一次先放弃那种打算。也许她心里真的没往那方面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她面前装出一副十足的正人君子的面目，给她留下伟丈夫的印象，那样她肯定会主动向我示爱，但是无奈，他张玉社在这方面的决心最长也坚持不了半天。夜里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又退一步想，何必非要得到她？天下女人不都是一样的嘛，没有多大区别，为什么不留下一块净土，好让自己的灵魂有个立足之地。但他战胜不了放荡的恶习，他又感受到了那句俗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一旦唐若冰放开让他随心所欲，酣畅淋漓地去做爱，他很快就会失望。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白白地看着嫦娥从几千里外跑到他身边，又白白地从他身边溜走。这不等于是一只跑到狐狸窝里的白母鸡又大摇大摆地走掉了吗？“不行，那样太可惜了！”他对自己说道，“世界上不会有正经女人，全都是装出来的。我张玉社最了解女人。我占有过的女人哪个是从内心深处正派的。我应该相信自己的内功。”这天早上，唐若冰

和一个保安员一块骑马出北寨门到后山上去了。她被这山上的景色所陶醉。她想，如果我和我男朋友将来在这里度蜜月该有多好！她今天还想到山顶上，观看旭日照耀女娲山上的七彩石时，七彩石上会产生迷人的光环。她背着摄像机，要把这奇妙的景观拍摄下来带回去让她父母和男朋友欣赏。张玉社知道唐若冰出了寨子，便一个人来到她住的房间里。先躺在她的床上感受着她留下的余温，闻着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然后又翻看她的衣物，他发现她换下来的内衣、乳罩、裤头、袜子都放在沙发上，便把门关上把那些内衣拿到卫生间洗净后晾起来。他相信细节最能打动人。这样的举动一定能够感动她。唐若冰回到房间后先问几个女服务员是谁洗的。女服务员们都说不知道。她猜想一定是张玉社洗的，心里顿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她不但没有被张玉社这种举动所感化，反而认为他内心世界丑陋，这无疑是对她隐私的一种践踏。“既然你张玉社内心这样阴暗，我就让你陷得更深一些，让你好好尝尝你自己种下的苦果。”她又骂道，“你小子想做红楼梦里的贾瑞，我也只好做一回王熙凤了。”于是当她见到张玉社时故意撅着嘴瞪了他一眼，这其中包含有感谢、不满、撒娇三种意思。而张玉社却被那销魂的一眼弄得神魂颠倒。张玉社心想，她这一眼几乎把峡北县所有女人几千年的爱情史全部包含进去了。他对自己说：“我张玉社占有过的所有女人加起来，也没有她那一个令男人痴迷的眼神值钱。”他想，我的奋斗，我的财富，我的城堡如果没有她这样高层次的女人同享，那实在是白奋斗了一生。我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得到她。晴朗的夜空悬着一轮明月。银色的月光泻在丹河里，玻璃似的河水反射着白光。霸王寨的寨墙经月光一照，轮廓清晰可辨。山寨四周的高山，一条条峰脉被月光照成了银灰色，背影部分阴森得令人胆寒。寨墙里边洒满月光的草坪泛着青白色。草坪上张玉社跪在唐若冰面前苦苦哀求。“冰，你什么时候不答应，我就跪到什么时候。”张玉社哭泣着说。唐若冰反感地说：“你这一套对我不灵。”她心想，这家伙干脆是个地痞无赖。我不能马上让他失望，那样未免太便宜了他。她接着又改变语气说道：“任何事情都得有个过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性急？唉！你真是又可恨又可爱！”她伸出一只手，“起来吧，看你还像个男子汉！”张玉社跪着移动到唐若冰脚跟儿，双手抱住了她的双腿，把头往她两腿中间拱着说：“你是我的一切，自从我认识你以后没有睡过安生觉。无数个夜晚梦见你。我感谢你给了我一切，但又恨你对我的无情。你曾经说过要报答我，可您为什么一直不兑现？”唐若冰想，这个无耻之徒，我把你从一个穷光蛋扶持成亿万富翁，这还不算报答？真是一只狼，一只可怕的颜色狼！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和他硬碰，只能和这野兽斗智，要以柔克刚。再说还得和他联手做生意，现在还不到翻脸的时候。“女人只崇敬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哪会喜欢没有膝盖骨一见女人腿就发软的小男人？我谈的第一个男朋友，其他各方面都好只是因为他在在我面前骨头太软，结果使我离开了他。你也有点像他。”唐若冰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温柔，并弯下腰拉住张玉社的手。张玉社立即从唐若冰的话里感觉到了希望，心想，只要我再显得真诚一些，便能把她的防线攻破。他想起了诸葛亮战术上的秘诀，凡是不怕火攻的，用水一攻就破。女人虽然心狠但却不硬。即便是皇帝的女儿，如果遇到一个长跪在她面前不起来的乞丐，她也会心软的，也会被感化，会把裤子抹下来。难道我相貌堂堂，拥有上亿资产的张玉社，连你一个唐若冰都不能征服？你不就是出身高贵，比我多读了几年书，比我生活的城市大而已。他想到自己小时候吃过的苦头，想到如果攻破她的防线，就能把她控制在手。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对待女人的内功，一定能从灵魂到肉体彻底把她征服。如果能和她结合，凭着我的财富和她家的权势，可以说是从政治、经济、权力到灵魂肉体都是最完美的结合。哼！给自己最爱的女人下跪有啥丢人？拿破仑可是皇帝，他不是也照样给约瑟芬下跪？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等我占有她以后，才能让她充分领教我在性生活方面超人的本领。正如征服一个国家，必须首先冲破它的边防线才能彻底占领他。只要能唐若冰结合生出的孩子也有一半将相的血统。机会至关重要，要一不做二不休。女人就是这样，要么征服她，要么就别露出真面目。现在我己经露了真面目，如果征服了她，她会认为我是英雄；如果放过了她，她反而会说我懦弱，是流氓，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他决定用眼泪来感化软化她那强硬的心。但他一时又哭不出来，于是他闭上眼睛开始想有生以来最伤心的事，他搜肠刮肚想来想去，最伤心的事还是才分地那一阵，社员们敢于向他的权威挑战时最使他伤心。李喜工竟然还打了他。想到此他觉得还不解恨，因为不是他亲用手用刀砍了李喜工。他恨不得把李喜工的尸体挖出来用刀子砍成碎片。他在心里告诫自己说：如果我想威名四海，就必须征服她，要征服她，今天必须先占有她，要想先占有她，我现在必须哭。这时他仰着头，泪流满面地看着她，然后俯下身子伸长舌头在唐若冰的脚上隔着透明的真丝袜舔了起来。唐若冰原本是最烦懦弱男人的，她过去一直认为张玉社是个硬汉子，心里才对他有一种敬慕之意，如今看他在女人面前如此不顾廉耻，料定他对待任何女人都是这一套，便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他。她感到张玉社的舌头把她的脚背舔得湿淋淋的，浑身起鸡皮疙瘩。她赶紧往后退，张玉社迅速抱住她两只脚后跟，她被弄得一屁股坐到了草地上。张玉社趁机爬起来，压在唐若冰腿上。她十分恼怒，用力抽了他两个耳光。喝道：“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滚开！”“好！好！只要她能打我，我就有希望！”张玉社在心里说道，“女人打罢人就会后悔。”他用手一摸嘴角没有流血，只好自己把下嘴唇的内侧咬烂，鲜血顿时顺着嘴角往外流。“天哪！打得太重了！他会不会愤怒了加害于我？”唐若冰在心里犯着嘀咕。张玉社想，该到放松一下的时候，逼得太紧会欲速则不达，还是让她自己内心发生变化。他立即把身子从她的腿上移

开，坐在那里如梦初醒似的双手捂着脸万分羞愧地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我怎么能对我的大恩人这样不礼貌？我怎么能在我心中的圣母面前撒野？”他说着两只手左右开弓，照自己的脸上拼命的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骂着：“我真该死！爱就是尊重，看你还冲动不冲动？看你还冲动不冲动？……”他连续打了十几个耳光她还没有劝阻他。张玉社刚开始打嘴巴时，唐若冰感到正好给自己解恨。可后来看他连续打几十耳光还没有停止的意思，明亮的月光照见他的脸被血染成了红色。她怕张玉社会疯，同时心里也真产生了怜悯之情。她挪动着身子过来抓住张玉社的双手说道：“别这样了，别这样了，再这样我就受不了啦。”张玉社挣扎着说：“你必须说你原谅我了，我才能停止惩罚自己。”他说着挣脱右手又连续在自己脸上打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唐若冰又用力抓住张玉社的右手，只是说：“好了，够了。”就是不说原谅他的话。张玉社哭着说：“你不原谅我，我便把自己的脸打烂。”他抽出双手把自己的脸打得像燃放鞭炮似的。

“我……我……”唐若冰的语言既包含着厌烦也包含着想制止住张玉社不再自残的迫切心情。张玉社是情场老手，他觉得唐若冰的情感并没有发生变化，他用力从她手中抽出双手更加猛烈地照自己脸上打，偶尔发出特别响亮的耳光声，在对面的山谷里产生了回音，“你没有真正原谅我！你没有真正原谅我！我非把自己打死不可！”他一边打一边高声叫着。唐若冰见此情景，只好用力抱住张玉社的两只胳膊，无可奈何地小声央求道：“玉社哥，别打了，我真的原谅你了。”张玉社知道唐若冰真的可怜他了，便停了下来，但他这一回装得非常理智，表示自己已经彻底后悔了，改过了。他两只手合着放在两腿中间一动也不动，显出连碰也不再碰她一下的样子。唐若冰慢慢松开手，把身子朝后移了移，低下头沉默不语。

“冰，你真的原谅我了？”张玉社像一个撒娇的孩子，伸着脖子露出一副既可怜又天真的神情，小声问道。“嗯！”唐若冰轻轻点点头说，“我真的很心疼！”她想，他这个人真有点像个淘气的大孩子，的确有些可爱。但她立即在心里告诫自己：“不，决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在演戏。”可她又想，就是演戏也演得挺滑稽哩！当她想到在火车上救她母亲时那无私无畏不考虑后果的憨厚样子时，又在心里暗自说道：“这个人层次虽低，但却正直善良，有同情心！”这时候她的心情暂时平静了下来，好像心中因张玉社的不礼貌而结聚的硬疙瘩被软化了。她在心里说：“难道……”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